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一一七回 嚴選政部辦吃虛驚 出奇兵名優施巧計

且說康觀察聽了劉吉甫要三萬五千銀子，就不覺心上一驚，便立起身來走過去，悄悄的和張伯華說了一回。張伯華便陪著笑臉，對劉吉甫道：「兄弟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兒，要和你老哥商量。」劉吉甫聽了，心上也有些明白，便道：「你有什麼話兒，只顧講就是了。難道咱們這樣的交情，還有什麼通融不來的事情不成？」張伯華聽了，便拉著劉吉甫，兩個人在一起坐下，婉婉轉轉的講道：「方才你老哥講的數兒，康己翁知道狠便宜，他心上也□分感激，那裡還有不願意的道理！無奈他有一個苦情，要請你格外原諒他些。他現在只有三萬銀子，還有五千一時湊不出來。又知道你老哥辦的清公事，不是和市上買東西一般，可以爭多論少得的。他的意思，想先付三萬銀子，還有五千銀子請你和他暫時墊付一下，隨後再緩緩的歸還。但是這件事兒，已經承了你的盛情和他謀幹，沒有什麼好處到你身上也還罷了，倒反要和你他墊起錢來，他自己講不出，托我和你說一聲兒，不知你心上怎麼樣？」

劉吉甫聽了，心上也知道康觀察的意思想要少出五千銀子，卻又不好意思一定怎樣的和他爭論，索性說得好聽些兒。想要不答應，無奈張伯華的這番說話實在說得情理兼到，推卻不來，只得微微一笑道：「伯華兄，咱們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打開桶子講亮話，還是這麼樣罷：如若康己翁得了個好缺，這五千銀子是不能少的，總算給他們吃個喜酒；或者缺分平常，不見得怎麼好，這一筆錢也就不必拿出來了，總算我姓劉的結個朋友。何如？」張伯華聽了，自然不好再說什麼，同著康觀察說了幾句客氣話兒，兩個人一同回去。

康觀察就把那一張三萬兩銀子的匯票拿了出來，交給張伯華，托他明天送去。

張伯華起先不肯一個人送去，定要同康觀察一同送去。康觀察道：「你這個人何必這般拘執，難道我還信你不過麼？」張伯華聽了方才接了過來。想著幾萬銀子的事情不是頑的，便不等明天，立刻又坐了車趕到繩匠衙門來。見了劉吉甫，把銀票交代清楚，便要告辭。劉吉甫苦苦的留住，對他笑道：「這一筆錢咱們在裡頭經手的人，照例有個九扣的，一共三千銀子，咱們兩個人兩下平分。方才你們兩個人同在一起，所以我也沒有提起。」張伯華聽了喜出望外，自然樂得收領的了。

兩個人談了一回，張伯華問起康觀察的這件事情怎樣的一個調法？劉吉甫便也細細的把調換的法兒和他講了一遍。張伯華低頭想了一回道：「這樣辦法，我看不見得怎樣妥當罷。萬一個上頭查了出來又怎麼樣呢？」劉吉甫笑道：「這個法兒在當時是一萬年也查不出來的。除非後來查揀別件公事案卷，一個不防備查了出來，也或者有的。但是到了那個時候，他心上知道自家錯了，斷不肯認真追究的。要是認真追究起來，我們雖然要擔不是，他自己先有了個失察錯誤的處分。所以那班堂官就是明知道我們作弊，也無非打個哈哈就過去了，歷來都是這個樣兒。」張伯華聽了也微微一笑道：「照你這些說話看起來，難道那班堂官就沒有一個弊絕風清的麼？」劉吉甫道：「也有時遇著了個難說話的堂官，不許我們作弊。我們又有一個挾制他們的法兒，會齊了合部的大小書辦一同告退。他們那班堂官，離了我們是一件公事也辦不來的。這樣的一來，他沒有法兒，也就只好聽憑我們去怎樣樣的了。」

老實對你講罷，我們本部裡頭的公事，要准起來，件件都是准的，要駁起來，件件都是駁的。」張伯華聽了不懂，連忙問什麼道理。劉吉甫道：「一樣的兩件公事，今天准了你的，明天駁了他的；也有今天駁了你的，明天卻准了他的。所以我們在那部裡頭當差的人沒有作不來的弊，沒有准不來的事情，也沒有駁不來的案件。只怕撞著了個不顧前後不受情面的堂官，一味的和你混鬧起來，那就糟了。」張伯華聽了口中不說什麼，只心中暗想：怪不得這班部辦這般利害，也有這些道理在裡頭。

想著便起身告辭，又到康觀察寓中坐了一坐，便也自己回去。

康觀察自從出了這三萬銀子以後，天天坐在寓裡頭等候消息。隔了一個多月，劉吉甫來給他報信說：「如今浙江杭嘉湖道缺出，恰恰是應歸部選。你的事情我已經和你打點得好好的，你只要預備謝恩就是了。」康觀察聽了心中大喜，呆呆的等了兩天，連店門都不出。

這一天康觀察剛剛起身洗臉，忽見劉吉甫大踏步走進來，臉上的神色□分不快，見了康觀察，只說一句：「你的事情壞了。」康觀察聽了心中大驚，連忙問什麼事兒。劉吉甫拍著手道：「你的事情我已經和你安排得停停當當的了。那裡知道，昨天晚上忽然被堂官查了出來。如今正在那裡查核例案。這件事情鬧了出來，雖然沒有什麼大事，不過認個無心錯誤便過去了。但是你白白丟掉三萬銀子，叫我怎麼對你得起呢！」

康觀察聽了，一時只急得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得，連忙問道：「好好的，怎麼又會被他們查了出來？」劉吉甫道：「也是合該有事。我們本部的一個同事，和堂官的姪少爺有些親戚，前天喝醉了酒，無心露了口風，今天就鬧出這個亂子來。」康觀察聽了，心上二□四分的著急，便問：「可有什麼解釋的法兒沒有？」劉吉甫道：「法子是有，只不知道你肯不肯。」康觀察道：「我自己身上的事情，那裡倒有什麼不肯！只不知竟是個什麼法兒，可妥當不妥當？」劉吉甫道：「這會兒且慢些提起，去請了張伯華來，我們大家商議一下再說。」

康觀察聽了，也不好一定再問，只得叫人立刻去請了張伯華來。劉吉甫和他交頭接耳的商量了一會，定了主意方才和康觀察說，只要如此如此。康觀察聽了呆了一回，道：「別的不必說他，倒是這幾千銀子一時那裡去找呢！」劉吉甫一面笑道，一面從靴統裡頭取出一個小小的靴頁，揀出兩張銀票遞給康觀察道：「承你老哥瞧得起我，咱們總算是個知己朋友，要是這點事兒都不預先和你打算一下，那還算什麼朋友！」康觀察接過銀票來看時，只見齊齊整整的三千一張，二千一張，心上方才放心。便也隨口謝了劉吉甫幾句。劉吉甫哈哈笑道：「算了，不用客氣了。咱們如今就去討個信兒罷。」說著便催著康觀察套起車來。

三個人一同到了一處地方，大家下車進去，裡面早迎出一個□六七歲的美少年來，生得粉面朱唇，細腰窄背。這個時候，正是□一月天氣。這少年穿著一件淡密色緞子猓皮袍，上面襯一件棗紅色緞四圍鑲滾的草上霜一字襟坎肩；頭上戴著瓜皮小帽，迎面釘著一顆珍珠，光輝奪目；腳上薄底緞靴。一見了他們三個，便滿面添花的說道：「三位老爺請裡面坐。」把他們邀進一間絕精緻的書房坐下。先問了康觀察的名姓，便對著康觀察略略的把腰彎了一彎，好像要請安的樣兒。劉吉甫連忙一把扯住道：「康大人是自己人，不必客氣。」那少年聽了，回起身來也略略的朝著他們兩個點一點頭，笑迷迷的口中說道：「你們兩位是常來的，我就大膽放肆了。」劉吉甫連忙笑道：「老佩，今天你和我這個樣兒可是該的麼！你把我們當起客人來了，快快的請坐了，好講話。」那少年聽了微微一笑，便輕輕的把身軀一扭，一個轉身便坐在張伯華下首，那轉過身來的時候，兩面的衣裳角兒都是紋風不動。

真個的一身身段，圓轉非常。

那少年坐了下來，先應酬了康觀察幾句，劉吉甫便搶著說道：「老佩，你不用盡著應酬。咱們今天的到你這裡，有一件正經事兒要和你商量。」說著便把自己的椅子往那邊挪了一挪，緊靠著那少年身旁坐下，低低的說了一回。又招手兒叫張伯華過去，三個人又說了一回。只聽得那少年笑道：「這件事兒交給我就是了！」劉吉甫聽了大喜，便走過去向康觀察要出那一張二千銀子的銀票，塞在那少年手中。

那少年又笑道：「咱們還講這個麼！」劉吉甫道：「這一點兒算什麼。只要你肯和我們幫個忙兒，就承情得狠了。」那少年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好不收，只好暫時收了再說。你們也不必回去吃飯，省得來來往往的費事，就在我這裡吃頓便飯等一回兒，好不好？」劉吉甫聽了連忙答應，又跑過去和康觀察附著耳朵講了幾句。

康觀察自然歡喜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美少年又是個何等樣人？就是在下做書的不講，列位看官料想心上也有幾分明白。原來這個少年是京城裡頭數

一數二的紅相公。什麼叫做紅相公呢？就是那戲班子裡頭唱戲的戲子。這少年便是四喜班裡頭唱花旦的佩芳。京城裡頭的風氣，一班王公大人專逛相公，不逛妓女。這些相公也和上海的信人一樣，可以寫條子叫他的局，可以在他堂子裡頭擺酒。無論再是什麼王侯大老，別人輕易見都見他不著的，只要見了這些相公，就說也有、笑也有，好像自己的同胞兄弟一般，成日成夜的都在相公堂子混攪。那窯子裡頭簡直沒有一個人去的，就是難得有一兩個愛逛窯子的人，大家都說他下流脾氣，不是個上等人幹的事情。正是：

清歌妙舞，伶工傀儡之場；豪竹哀絲，太傅東山之宴。  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